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錢掄選

困學紀聞卷十九

宋　王應麟　撰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鄭潤甫草東宫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事之統主器莫若長子兹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賛於謙沖餼去

邢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若璩按去邢蒿北齊邢峙傳太子事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周書王會東越海蛤或誤爲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之其别風淮雨之類乎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

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

如蹲龍立如牽牛

楊盈川敘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色繼

為本守則張翕之子迎者如雲敘縣令曰仁之所懷

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栗

之雞對的語工

蘇許公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袞表五字非工張

南史詩唯有五字表魏志若暎本出郭頒世語司馬景王命

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本於此

張文定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勑云盖舉類之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勑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道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心愛之

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藹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尊上之德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為報大名之下難為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可以見

太平之象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

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内相於

孛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皆甲午

用事切當如此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賛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

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

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

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

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金人南遷録載孫大鼎疏言遣檜間我以就和檜之姦狀著矣嘉定之牽復幾於失刑　若璩

按南遷錄賓退錄駁之近漁洋文畧駁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載遣秦檜事却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裏實傳是摸云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

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摘其誤
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
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
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
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
望父曰嗟予母曰嗟季曷敢弭忘
上官儀冊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句

用晉倉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来或以駕為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菜難悟若璩按馮衍傳注云菜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菜為棗以桃棗易明桃菜難悟也啟正用章懷太子注成句柳卯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按南史賈希鏡傳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苟晞兒亦儷語之工者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咼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平

軍壁記以牙璋王節昺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棐顚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棐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徐淵子上淥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閒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啟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史一行便廢此事皆全句

李宗道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掛熊虎之狀弗殺必

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争囚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爲檟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而衞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宫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衞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以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寳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亳社伯姬卒若瑑按歐陽公年譜年十七應舉隨

州試左氏失之誣論中云石言於晉神降於莘外蛇鬬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猶傳誦之

但誣原本定作巫出范甯穀梁傳序巫者謂多序鬼神之事也

晏元獻進壯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若璩按見劉太真傳謂新唐書舊唐則見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真李紓為上等鮑防于召

為次等張濛段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泯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

寧若璩按寧當作壽下同皇服藥赦文陳按陳當作倪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已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袞賀雪云重陰盐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脉起之候皆儷語之工者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雖為人出表記

擔負出詩玄鳥箋折閲出荀子生活出孟子家數出墨子服侍出周禮大司徒伏事出陸士衡詩分付出漢原涉傳交代出蓋寬饒傳區處出黃霸傳多謝出趙廣漢傳丁寧出詩采薇箋什物出後漢宣秉傳自由出五行志曉示出童恢傳主者出劉陶傳（若璩按亦見劉陶傳前欒巴傳）意智出鮮卑傳卑末出欒巴傳告示出荀子（仁者好告示人按今仁作人）布施出周語（布施優裕）比校出齊語行頭出吳語當日出晉語地主出左傳（按左傳止有東道主）越語相

於出晉后妃傳料理出王廙之傳長進出和嶠傳消息出魏少帝紀功夫出王肅傳按王肅傳無亦出魏少帝紀普請出吳呂蒙傳手下出太史慈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出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小却出宋紀按出武帝紀間介出長笛賦間介無蹊婁羅出南史顧歡傳按日知錄婁羅蓋聰明才敏之意本分出荀子見端不如見本分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按已見通鑑唐文宗紀考異何屺瞻曰寒山詩亦有假開出王峻傳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古老出書無逸注商量出易商兑注不宣

備出楊德祖荅臨淄侯不能宣備生人婦出魏杜畿傳私名出列子家公出莊子主人公也致意出晉簡文紀按亦出孫綽傳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出劉矩傳不奮出韓詩外傳按不奮為晏子語世情出纏子不識世情爾來出孔明出師表竭來出思玄賦按李善注引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和買出左傳正義阿誰出蜀龐統傳龐休出史記孫武傳慙愧出齊語安排出莊子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見在出槀人注孩兒出書康誥注老境

出曲禮正義牽帥出左傳先輩出詩采薇箋如今出杖杜箋居士出王藻可人出雜記道人出漢京房傳寄居出息夫躬傳某甲出周禮職内注道士出新序介子推云主人公出史記范雎傳按范雎傳作翁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按泰始皇本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我輩人出晉石苞傳對岸出樂志按出顧臻表曰今夷狄對岸對岸二字用於敵國者十八九出漢丙吉傳至今十八九矣浩大出後漢馬廖傳兩兩相視出周嘉傳按毛板脫一兩字年紀出光

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傳按兩手下皆出注引江表傳孫策語合少成多出中庸注按中庸註無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如干出陳何之元傳膠加出九辯膠音豪加丘加反牢愁出揚雄傳畔牢愁集韻愁音曹墨㞞出列子音眉癡宂長出陸士衡文賦無狀出史記夏本紀擘畫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細作出左傳釋文敘致出世說留連出後漢劉陶傳問息耗出竇后紀已分出魏文帝書物色出淮南子按何不云出月令本師出史記樂毅傳祖

師出漢外戚丁姬傳生熟出莊子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按出禮儀志注引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發遣出陳寔傳天然出賈逵傳新鮮出太玄鈍悶出淮南子誇張出列子悍㤿出洞簫賦近局出陶淵明詩提撕出詩抑箋本貫出晉江統論按止有本種無本貫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按庶附李諧傳見錢出漢書王嘉傳

梁簡文為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

國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啓平原之封荀戢入㯓揚雄童烏事熙祖晉太子遹字元仲魏明帝字元豊末皇弟似封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晉寧元板作普寧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慍斯言可以立懦志若璩按趙元鎮移吉陽軍表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尤以此言致不食卒可悲也

驢非驢馬非馬漢西域傳烏不烏鵲不鵲戰國策可以為對若璩

按後魏宣武孝明民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

傳景仁云烹羊魚羔唯帶牛

佩犢可對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瑑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宗室入翰苑者三人彥中汝談汝騰

王岐公荅韓魏公詔宣朕鬱於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荅周益公詔宣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節益倣其意

鄭安晚再相若璩按安晚清之號再相於淳祐七年四月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黃伯庸賀雪表云招徠衆俊無晝卧洛陽之人奬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上天同雲平地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猶將宥之十世

德載萬年為父為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迂齋對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祜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殳斨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虢叔閎夭尚助迪威正父荅詔云殳斨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虢叔閎夭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

真文忠為原貸盜賊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其言足以感動人心

王卿月為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强趙

盧摯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古未有對者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二老杜衍任布四臣

韓富文曾　若璩按杜衍傳皇祐元年召陪祀明堂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任布傳並同而仁宗本紀不載

吕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黄州易守池州啓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端平初濟王夫人吴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為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

稱賞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瘉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黄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

漢風

鄭威愍公驤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挂權臣之

横恩崇觀二十秋靡霑故相之餘潤公之大節如此

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

傳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玄都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錙銖況井眉之居瓶恍如夢寐蓋指張說也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崎嶇寄尋壑經丘之趣 若璩按何屺瞻曰此免解張克明啟中自敘語朱子謂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求試南宫而輙以自與何哉有跋載大全集中時為庚子至前一夕方知南康軍屢請祠而未允明年閏三月遂去郡東歸令但云上朱子似小誤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令荅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愧矣若璩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啟云同矍圃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毛澤民啟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玄而謂白九方歅

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爲黄李清卿啓云斯風未泯則朝取温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

洪舜俞薦於鄉举嵘監試後舉爲江東憲使舜俞分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鵠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徐淵子爲越教荅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問或荅洪舜俞云魯直大名有皎

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師

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荅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

曰仁義而已矣

真文忠為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鴆之役來訴公判云

詔捕鵁鶄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戣猶疏于朝

況為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攻媿為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文姜甹誌

衢州稽古閣書皐陶謨於屏其上梁文云臯陶若稽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為萬世斯文之主

王相（爚）嘉熙（若璩按理宗在位十三年丁酉改元）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温太真絶裾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

宿而人予其順天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稱之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蚳之文簡凝含酖之墨餘蚳見詩貝錦箋筆銳干將墨含醇酖出文心雕龍

獨孤馴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狠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

有用東坡船趠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韻）亶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舜由仁義行）

非刀匕是共牓宰舉席閒之韡釋椎鑿而上輪人議堂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困學紀聞卷十九

困學紀聞卷二十

宋 王應麟 撰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吴道玄絶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

矣今於盤洲所集隷圖見之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誤為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緜纊房子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以濯緜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李氏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成實論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

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

仁宗篆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賛命題唐説齋中選但云處歴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實録考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蘇子美作寶奎殿頌周益公題其後云上字宗工更為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實録云命夷簡撰記而説齋謂煥乎堯章親加紀述亦誤

舊制麻三道以上俾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爲學

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院莫

儔獨宿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

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

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

學士院撰述

親王初除有布政牓首云應某軍管内尾云牓某軍仍
散下管内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考淳熙十
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牓乃云嘉州管内葢草制者
失之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牓威武軍合舊典矣葢
節鉞初除以勑書示諭本鎮亦唐朝㢘領之制也若
封王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兖雍之類未嘗有所
領之國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牓下
福州余引故事牓所領兩鎮

陳自明紹熙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記用襄尺字以為犯濮王諱（襄音讓）慶元四年從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同進士出身徐子儀嘉定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禮簭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薦於朝不數年入館掌制（若璩按王氏父撝字謙父嘉定進士第同年余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咸終致東修以謝堅却不受曰吾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丐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具餘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蔵書余欣然應之後二子皆中詞科由此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朝美本此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務內觀陸游字務觀本此魏傅嘏字蘭石本淮南子蘭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甫湜字持正本詩湜湜其沚箋貴魯直之字本柳子先友記王紓有學術魯直

朱文公門人暖淵暖音緩晉有暖清若璩按暖淵即大全集之暖亞夫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

漢天文志天暒而見景星注暒精明也集韻云晴字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閭可倚杵於何藏河圖挺佐一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之後天可倚杵揚大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 按輔上元板無一字

士冠禮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雎公緘鼎銘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㹢犽音鴉牙雜記注嬰猶鷖彌也

孟子音義倪謂繄倪小兒也

周禮輈人注鮍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若璩按揚升庵廣之

曰大戴禮記蘭氏之根懷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為洞簫兮大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諡皆奇之又奇

石鼓文帛魚鱳鱳又云有鱄有鯾即白魚也有鱄元板作有專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儀禮大射孟子云巨擘若璩按國語云拇

食指左傳將指儀禮鄉射大射注按既夕記亦名中指無名指孟子小指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云季指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究州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字處

度以為南唐人誤矣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欒城詩云去住由人真水母

簞瓢粗足似山雌似元板作亦

殷芸小說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中三間

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詩自甘茆屋老

三間簡齋若壎按簡齋陳與義號詩士龍同此屋三間又云士

衡去國三間屋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張文潛謂

（波稜自波稜國來 波稜元板作坡陵）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尸子亦云醫竘者秦之良醫（若璩按刺殺扁鵲者亦秦太醫令李醯也 韓非亦有秦醫善除之語）

巫彭作醫（呂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師曰僦貸季（素問）上古醫曰苗父（說苑 若璩按漢藝文志大古有岐伯俞拊應劭曰黃帝時醫）

黃石圯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枏林之奇為衆推服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文所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枏樗也（葵字襲明子枏字和伯樗字迂仲）里居之

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方德順陸亦顏胡原仲劉致中見呂居仁寄和伯少穎迂仲詩

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呂戍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李猷護陳東之喪黃子游賙歐陽澈之葬皆義烈士也

李明人黃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以厲澆俗

淳祐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古往治

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誡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僧道潛復以自號

近世記録多誤無垢心傳録以王叔文之黨陸質為陸贄質即淳非贄也

磨衲集王公庭秀若璩按庭秀慈溪人為王氏鄉先輩故稱公作於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謂蘇

黄文章為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傳為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盖自紹聖以来姦憸茂惡家以荆舒為師人以章蔡為賢邪説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嬉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間邪詖猶肆行筆之簡牘不耻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發唐陵者温韜也惡復誅臻天

道昭昭矣若張拭此其有感楊璉真伽之事乎王氏有靈應首肯我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況朝而受業為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譏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早

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鳴雞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為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

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

李密祖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嫺針藥其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誡諸子曰為人子者

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母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甄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醫遊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顏有錮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閒道奔本朝舍

世祿為寠士乃絕口不言伯溫子溥自禮部郎使燕道涿州良鄉拜墓洪業寺石刻蓋統和十年伯溫高大父所建統和十年歲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壬辰適百二十年伯溫記其與今按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若璩按何屺瞻曰康節墓誌銘乃明道所撰但言系出邵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初未有其父間道來奔之事令進既逮事藝祖安得太宗淳化三年尚建寺於遼之境內耶大抵出自其後人誣安喜新者遂傳之耳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傳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於書

不可一日失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

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家貧無

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何足以為妙論若璩按隋經籍志子部五行有太史公素王妙義二卷亡王氏所引則見太平御覽者　素王妙論又有范蠡本南陽人一語見越世家註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章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二若璩按二當作四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誄自此若璩按此字當作縣賁父卜國始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殤用棺衣按衣下脫棺字自史佚始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按彊而君殺之義也七字當作而饗君由三桓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

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按此三句從初刋本增補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有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左氏傳始用六佾晉於是始墨按此下脫始用葛茀始厚葬始用殉魯於是乎始髽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始用人於亳社魯於是始尚羔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弊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孝孫房徳懋集經史

為事始（馮鑑續事始朱繪撰事原高承增益為事物紀原）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言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若璩按顧仲恭以通鑑不詳及垓下戰謂古人讀書亦未必精審勝吾輩初怪其言之太過今王氏於左傳禮記尚爾余不勝慨歎仲恭言端有味哉）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雨

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坎先風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

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陳正獻公疏曰懲羮者必吹於齏傷桃者或戒於李楚辭惜誦云懲熱羮而吹韲北夢瑣言唐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食桃不

康他日見李思戒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

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若璩按郡國志引三作二十三蓋周之盛也見帝王世紀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若璩按潛夫論本作治金以鹽攻玉以石若璩按何屺瞻曰治仍作洗抄畫物理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天下丁度為序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星

質也東坡以圯上老人為隱君子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魯公相本朝其誡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冰猶不忘唐也

劉夢得曰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掇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

晁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迷計未然乎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為元相國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

云惆悵錦囊止遺居無復處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

唐六典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陀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搥之鍛後漢華陀傳云五禽

詩釋文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文潜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食𫘤𩢬王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

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若璩按元求江南人才至矣而王氏以博學雄文名引薦獨不及焉當時必有所以自處者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李元衡儉說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行皆要言也若璩按炳燭齋隨筆

嗇於己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己謂之吝嗇於人并嗇於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斯言出晏子如晏子者真能儉者也

荀悦申鑒曰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遯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見周子窻前草不除之意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

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之遷都也咈百姓以從己欲其效可睹矣

後魏温子昇閶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遲彫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寢納祜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兒郎偉猶言兒郎懣攻媿嘗辯之

真文忠公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

傳玄席銘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已無薄於人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之孝河海之慈即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若璩按本作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至晉武太康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按漏十字）隋文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十萬玄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

四兵禍之慘如此若璩按孝平元始二年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至光武中元二年戶止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蓺于野其時在澤伊穜之利乃稑之厄東坡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文以沈音沈謂沈湎之后誤矣

曾旼字彦和為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書講義博士曾肢等解蓋誤以旼為肢

伐吴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周高祖之喻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役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復以所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

録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饑

荒羅咼作粥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輿地者謂尹吉甫蜀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甚矣物則秉彝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擬峰之譏能知而不能行也

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四體書序考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屮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孟獻子友五人

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强其所不知

集古録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北

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則唐

以前已有之若璩按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紀與儼同時

經籍志鮑至撰南雍州記記云南陽城内見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為城隍神記文則見通典引者

唐子西採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

句未見所出

集古録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盖不知為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

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此即轅生也轅與袁同若璩按引高祖紀證即轅生已見洪氏隸釋楊升庵載此碑繫以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今刊本鈔本俱無知爲楊氏假託所謂英雄欺人亦時有之者或訝曰王子充引辯水經語子信其爲王氏而升庵明引王氏語子反削正之何居余笑曰觀人於其素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僊門曰望僊歐陽公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公偶

未之攷耳若璩按余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傅山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貯石郵楊文公詩亦作郵石郵風惡客心愁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已曰君子儒為人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蹠分焉服言行而堯桀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懔乎其可懼也夫

尚志謂之士行已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楊二君李翱所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馬永卿也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儔之無

天甚矣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作卜若璩按今風俗通義無則王氏所見猶全本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訖于唐末凡五亂寶應元年袁鼂陷明州一也貞元十四年明州將栗鍠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元年鄞賊鍾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將黄晟自稱刺史五也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璩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紀

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璩字挺秀見世系表

孟子曰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分

在於義利而已

范文正公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

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

兵權牾倶文珍輩又絶韋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

忠乎臯銜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蕪駁

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唐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若璩按比之匪人何潛德之有不讀永貞行耶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云學常樅淮南誤說苑亦云常樅

唐百官志守宫令席壽三年氈壽五年褥壽七年語本考工記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若璩按各作挽歌十首人稱八米盧

郎或謂米當爲采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四三王六五帝四三墳六五典三二曜六五緯皆本於此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君苗未知氏姓攷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懐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爲崔君苗也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色澤兄文章高遠絶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鄮令便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晝夜

號泣舉家慘慼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蝨（玉篇蝨穴也房中切）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荅書曰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雲

下銛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適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為君甚爾為民亦易季冬之月收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罔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齗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鯸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鯊鰻鯸烝石首臛鯊鰲真東海之俊味

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蜂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宫别館隨意所居沈綸涇渭飲馬昆明四方竒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吴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廵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收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

歆愛官長鞕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吴以来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茂安又荅曰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三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真奇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 大人元板作大夫

荀子曰正其衣冠齊其顔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

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毁過矣然因其言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也陳涉起於蘄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昭昭矣

東坡觀碁詩誰與碁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

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

徐仲車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鄭綮可謂知其量矣後村詩謂未必朱三能跋扈祇因鄭五欠經綸朱温之篡崔柳諸人之罪也於鄭綮何議焉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二年五臺山真容院太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

水經注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

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方城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邑也楚狂接輿並耕沮溺荷蓧丈人一時在野之賢萃於楚國聖人晚年眷眷於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耕之地史謂蔡也　若璩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途次經有長沮桀溺事非謂其地即蔡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為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儦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為詩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九歎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人君為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皆謂人君今以為宰相誤矣 若璩按淮南主術訓在卿相人君揄策於廟堂之上亦兼君相言之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李微之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

傳國璽迄於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慕容燕璽也（隋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受寶之禮始於元符再行於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嗣位則更製乾興元年仁宗即位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定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度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朝宗以玉檢来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玉璽於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旦御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元符三年玉璽蓋徽宗即位所製

璽也而更為寶璽也而更為檢古者太史奉諱惡豈有是哉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咸淳末德祐若璩按瀛國公初即位乙亥改元初賣降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賣降矣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漢官儀鹵簿篇晉有鹵簿圖鹵簿儀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唐有大駕鹵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景德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天聖六

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五年綬取舊編益新制

上鹵簿圖記十卷政和七年詔改修宣和元年書成

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

趙安仁作戴斗懷柔録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録戴斗謂

北方爾雅北戴斗極為空桐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鋭長尺三寸其

形如履古童兒所戲之器非土壤也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十四

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寤寐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

劉之道 輝 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言語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韈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爲法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子教

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高弟元板作高第）

巧言為辯文子為學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俗偽字也（若璅拔見顏氏家訓）

庾信哀江南賦章曼枝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枝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文苑英華作慢支藝文類聚作曼友皆誤）

宋次道春明退朝録晁子止昭德讀書志攻之東京記

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起密嚴堂若蠓搜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以便借次道家書也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云美玉

按紀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注非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盖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宫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至九天道士百人盖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常至元板作常置

道書有亦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論

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若璞按後魏書釋老志以延康龍漢赤明開皇為劫數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為女真者當時以為先兆

傅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

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姚崇誡子孫曰道士本以玄牝為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無若璩按舊唐書姚崇傳作為初刊本果然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儀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攷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若璩按舊唐書方伎傳道士葉法善僧玄奘神秀並列而新書則削去玄奘等意殆見於李蔚傳贊中耶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誤以北辰為北斗蓋近

世依託為之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人經

漢罽賓傳塞種分散顔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稱僧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受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

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

屏湩酪可汗常與共國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之

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釋氏至姚興而盛道家至寇謙之而盛

誠齋謂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

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為好此

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

止春秋以来一變而為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為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黄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説乗其虚而誘惑之

晋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詩云西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盖周志之類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説佛也皇天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傑戎窮幻駕空説通歴

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註謂釋迦生當周莊
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鑑注云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
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
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
之仲春杜氏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
是歿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蓋

陋儒之佞佛者傅會為此說

㵎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讖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讖書其來遠矣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曷為求之它

通典唐有符祅正謂之視流內祅呼煙切胡神也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黄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真文忠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

為君王致蛮来曽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辨金

錢贖帝歸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諱而為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玄武為真武玄枵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曰太真經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宫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為女真遂為

靖康之兆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説周穆王時佛至

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襲列子之言非實事也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八師子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来詣佛所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唯佛與佛出法華經

放翁載長蘆宗賾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

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院修造記曰天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篾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十家之産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

廣明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賾以浮屠氏而能為此言其墨名而儒行者與

儒之教以萬事為實釋之教以萬法為空（萬事元板作萬法）

北齊文宣勑道士剃髮為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為徳士其相反如此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此即蘭若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

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為之何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辯志而急於大成去灑埽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跋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黒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翶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黒風吹船飄落

嵬國也藥山可謂善啟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燄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横逆我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禄乃不能以民病

為己責是詰之非人也

鄧志宏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徹塑象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以是為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為先吾儒之道其然乎

通鑑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杭州南亭記武宗去山臺野邑四萬所

困學紀聞卷二十

右厚齋王先生困學紀聞二十卷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叟曰厚齋云者鄉人門弟子尊敬之者為之也先生平日多著述是編於經傳子史各有攷據評證於後學足益見聞得錄諸梓則其益博其傳遠工費浩事未得遂泰定二年冬十月浙東道憲司官行部涖止肅訪之暇詢及是書謂未有刊本為學校欠事翰林學士袁先生亦專舉明為宜傳遠惠後學於是具辭申請之於總府轉達於憲司宣慰司都

元帥府咸是所請乃鳩工度費於學儲給馮工食之粟則翰林學士袁先生倡助之本學官及岱山長共助以足其用凡書者刊者董者觀者莫不以是編得傳為大喜幸翕然集事嗟夫王先生所為書久不有所遇一旦得録諸梓王先生之志卒以遂此蓋遇鑒識之明主張之力作成之功而然也刊書成謹識卷末俾覩是書而有得者知所自云泰定二年十二月癸卯慶元路儒學教授吳郡陸晉之敘

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時宇内名宿鱗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攷據經史獨為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虚日或有問說部書最便觀者誰第一家大人曰其宋王尚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非其倫也由是海内始知尊尚此書其後家大人返里門遠近從游者各以此書來請丹黄大人皆應之不厭然其本特蔦歴間刻者不如詠家所藏慶元路本出尚書兩

孫厚孫寧孫手最勝大人自壯至老手自校讎不啻
五六過訛者正之遺者補之嘗謂詠曰苟無訛可正
無遺可補天下之能事畢矣雖古人撰著臻此亦難
歲丁丑大人間游江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
較多二十七條其辭簡而義精非尚書萬萬不能為
也又檢王子充序水經歷引尚書言有云江水東逕
永安宮南五十一字刊本鈔本都失去因知子充當
日所見本尤完善亟為增入歎惋者累日其用心之

勤如此詠以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矻矻者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啓来學之博聞其在斯乎夫校定書籍故非易自劉向揚雄方稱此職世豈有其人哉要事求有據不敢憑臆以決亦可矣小子紀其緣起庶以正世之君子詠遂拜而書之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男詠謹識

